

一夜成名的畅销作家 新作!

这是一部创业创新别具一格的励志故事。

花石流

谢东

/ 著

XIEDONG
WORKS

流



花石流

本书《众花》、《擎石》、《别开生面》、
独具一格的情节，

写的就是他和一些女人创业的故事。
本书涉性而不淫，情多而不乱。

如行云流水，自然天成。

读后令人耳目一新，涤心励志，对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花石流

谢东

/ 著

XIEDONG
WORKS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花石流 / 谢东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190-2128-3

I. ①花… II. ①谢…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8791 号

花石流

著 者: 谢 东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金 文

责任编辑: 王 萌

封面设计: 展 华

复 审 人: 王 军

责任校对: 王洪强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话: 010-85923033 (咨询) 85923000 (编务) 85923020 (邮购)

传真: 010-85923000 (总编室), 010-85923020 (发行部)

网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net.cn>

E-mail: clap@clapnet.cn

wangm@clapnet.cn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装 订: 三河市顺怀装订厂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

开 本: 889 × 1230

1/32

字 数: 290 千字

印 张: 10.75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2128-3

定 价: 42.00 元

目 录

开篇	1	20. 拢	75
1. 石破石惊	1	21. “赠”	79
2. 善事难为	4	22. “过”	81
3. 海浴	9	23. 省亲	85
4. 官司	12	24. 赶礼	92
5. 桃儿	14	25. 杏儿戏	95
6. 邂逅	20	26. 说不清	100
7. 温情	22	27. 入监	102
8. 凤柳	30	28. 难友	105
9. 变通	35	29. 亲情	107
10. 情怀	39	30. 追梦	109
11. 赏	47	31. 因势利导	114
12. 味	54	32. 因睽越距	116
13. 拐弯	57	33. 三真	121
14. 惊变	60	34. 情纯	124
15. 忤与痛	62	35. 九哼	126
16. 非常情	64	36. 情探	128
17. 白楼	67	37. 喜报	132
18. 情由	70	38. 冷月	136
19. 游	73	39. 放飞	141

40. 联谊	143
41. 中秋	147
42. 织网	150
43. 初探	152
44. 情慰	159
45. 事变	164
46. 前瞻	167
47. 险情	170
48. 救灾	178
49. 哑掌趣	180
50. 女儿情	185
51. 情律	188
52. 诱导	192
53. 看一看	196
54. 不能打	200
55. 护卫	205
56. 身手	208
57. 猜	211
58. 旅	215
59. 贾丽	219
60. 大年	223
61. 释《道》	230
62. 游戏	234

63. 倾情	240
64. 婚协	244
65. 汝媛	249
66. 叶荣	256
67. 调整	264
68. 庆典	266
69. 重归	269
70. 情怨	271
71. 意外	276
72. 再探	278
73. 交易	283
74. 途变	286
75. 情深	289
76. 床前	291
77. 芳息	295
78. 怨起	299
79. 谣	303
80. 误	309
81. 扬眉	317
82. 情论	319
83. 情博	324
84. 替婚	331
题后	338

开 篇

“男人是天上掉下来的石头，女人是地上水生的花朵，花把石头擎起来，男人就成功了！”他记得这是娘说过的话。

艳阳普照，风雨交加，宽阔的大河卷着起伏的浪花，汹涌浩荡，一块形状怪异的石头，被洪水从山沟里冲进大河……

“唉！可惜！这么好的石头沉入河底！”他正在叹息之际，就见许多花儿托起这块可爱的怪石，浮出水面，在大河中漂游。

“太好了！”他兴奋得忘记看清楚是些什么样的花儿，就纵身跳进河中，想去捞取那块石头，清凉的河水把他激醒了。

他就是本书的主人公石头（石本仁），石头与红楼梦中的宝玉相反，他无钱，无权，无社会背景；他有情，有义，有仁爱之心；他负债创业，从家徒四壁，到资产过亿；他重情仁爱，启用女人管企，和谐创利，充分展示有志男儿的人格魅力。

本书“众花”擎石、别开生面、独具一格的情节，写的就是他和一些女人的故事。

1、石破石惊

风靡华夏的《少林寺》，开始在全国公映的那一年，一件震撼人心的事，在中国东北西市所属的龙凤镇石村发生了。

早春二月，乍暖还寒。蜿蜒于村东头的河水，漂浮着冰凌携裹着一股寒气，缓缓向村外流去。狗叫和鸡鸭的鸣声，似乎是向散落于七沟八梁的农户报告：在自留山上砍柴的户主们回来了！伴随着此起彼落的柴门声，忽听一声巨响，紧接着混合着凄唳的惨叫，惊动了整个山村。人们顾不得午饭，就急忙从四面八方奔向后山，小村庄乱成一团。这是继七六年地震之后的第二次突发事件：石本仁的小石场因暴破哑炮，排障时意外爆炸，炸了四个人。二愣被炸死，冷九、王大，腰腿受伤，张强头部重伤，慌乱的人们赶紧救助，把伤员送往医院，将死者安葬。

后山脚新增的坟堆旁，二楞妻利芳的每一声恸哭，都像一根根钢针在刺痛着石本仁的心，豆粒般的泪珠在他的长方脸上流淌，乌黑的大眼已变成红色，他跪在地上，从嘶哑的嗓眼里蹦出一句话：“楞弟，你安息吧！大哥一定会照顾好利芳和嬉儿的。”

他的妻子玉娘正和邻里的女人们一起劝慰利芳，阴暗的树林下翻舞着白幡和烧纸的碎片，灰色的山野正在承接淋漓的细雨。

三天后，石本仁因事故赔偿负债卧病，家里家外一切事物都落在玉娘身上。好歹她泼辣能干，上奉公爹下侍儿子，下田、煮饭、喂猪、砍柴，忙里忙外，再加上丈夫病倒，汤碗药水，更是没有半点闲暇。好不容易忙活近半月，总算忙出点头，本仁从炕上爬了起来。

他白皙的脸上仍带着几分病容，深陷的大眼闪着泪花，讪讪地问：“玉（这是他对妻子玉娘的简称，因加上娘字，恐生误会），利芳那儿你去了吗？”

“一大早就去了，自打二楞死后，利芳就没做饭，都是我送饭劝她吃。”玉娘一边舀着猪食一边答应。

俗话说：“枪打出头鸟”。此话不假。石本仁就是想致富，去年承包了小石场，雇用了几个人，刚刚干了不到一年，这就出事了。这场事故共赔了近两万元，相当于这个村三百九十人一年收入的总和，这对这个四口之家的农户，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两口子从结婚开始，十来年的积蓄都赔上还没够，又拉了一万多元外债。为了丈夫的身体，许多事情玉娘不敢和本仁说。虽然出于对石本仁的情面，利芳并没说什么，可村里许多人都议论说：“赔得太少，一条命就六千块钱，在城里轧死头牲口还要赔七八千块呢！”

玉娘想起这些，她的瓜籽脸上依稀透出愁苦和担忧，但很快又撑出微笑，对丈夫说：“这些事有我呢。你就不要操心了，好好养病吧！”说完，喂猪、干活去了。

本仁是条硬汉，心又善。他很清楚这次事故造成的损失，将会给这个家带来什么样的灾难。他想：“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别人跟自己遭殃，即使赔了钱也不能赔了就完事，也得挨家逐户去看看。看看还需要啥？”于是就走出家门。

他最先到村东头张强家。艾妮刚从医院回来，脸上的泪还没干。

“强子咋样了？”他迫不急待的问。

“咋样？到现在还不会动弹，俺家强子算废了！”艾妮哀怨的话语带着哭音，秀气的小圆脸拉成了茄型。

他本已缩紧的心，又加了几分沉重。

“你说咋办呀？石头！（这是因为石本仁当过队长，即是小头头，

又姓石，所以人们都习惯叫他“石头”）”艾妮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架式。

“不行就转院吧！”石头关切的说。

“钱咋办？”艾妮紧迫的问。

“治病要紧，钱我想法！”石头早已赔偿完了，本可不再管，但他觉得乡里乡亲，于心不忍，虽然已拉下许多外债，但他还是硬着头皮扔下了这句话，拖着沉痛的心，走了。

他又来到了村北王大家。这是一个标准农院，瓜架柴垛，猪圈鸡舍，院墙仓房，有模有样，虽是三间草房泥墙，却有着“小桥流水人家”的韵味。他刚走过王大门前的小河，就遇到从院里拐出的王大：“石头，你正病着还来看我干嘛？”

“大哥，你咋样？下地这么早能行吗？”石头看着拄拐杖的王大，很是担心。

“没事，活动活动好得快！”王大晃动着拐杖边走边笑，若无其事的说。

王大斑白的头发，多折而黝黑的脸，像笑开花的馒头，伸手拉着他，亲热的和他在桥边的石阶上坐下唠了一会儿，石头又匆匆走了。

他接着来到离王大家二百米的冷九家。就见其妻飞出屋对他喊：“石头！大冷天你还跑来了，快进屋坐！”

他缓缓走进屋，边走边说：“九婶，九叔在家吗？”

“哎吆，石头！你九叔没好利索，还住院，你不知道哇？”

他早就料到，这俩口子好不容易抓到机会，岂肯轻易撒手。

他看着她那张萝卜脸上快速闪动着的双眼，委婉的说：“我刚才看到王大哥，他已经回来好几天了，说待会儿来看九叔。在医院时，多亏九叔照顾他。”

“石头，你说你九叔身上崩好几道大口子，就是长肉，还不得几个月？能这么快就出院吗？”萝卜脸反问他。

他心知肚明：“唉！能说什么呢？走吧！”他的心中又揣进了几分沉重。

他最后来到了二楞家。

说起二楞，他心里着实难受。自从二楞入赘唐老师家，与利芳结婚来到石村后，两人摸鱼砍柴，锄地开矿，像亲兄弟一样。这次二楞为排障遇难，也是为自己挡了一枪，想到这儿，他鼻酸泪下：“我的好兄弟，请你地下有知，我不会亏待你老婆孩子的！”他摸干了眼泪，拖着双腿，艰难地走进二楞家。

2、善事难为

春暖花开，流经西市的龙凤河水，荡漾着柳絮和游人的笑语，漂着船儿向海流去。

西市第二医院妇科主治医何凤柳，刚下班走到半路，被石本仁拦住。凤柳是知青，下乡时在石村与石本仁相恋多年，俩人情倾意恰，甚有“天涯沦落”逢知己之感。最终有情人没成眷属，凤柳随工农兵上大学之风，考入宾市医学院，石头被父母之命与玉娘结婚，恨成“梁、祝”之憾。凤柳医大毕业后，在医院上班时两人虽经常会面，但总碍着已婚，各有家庭的面，虽旧情难断，亦各自检点，恐遗流言。此次相见，一个有求，一个有诉，在一家饭馆里边吃边谈。

“头（这是她对他的尊称），冷九还是赖在医院不走，咋办呢？”凤柳掀动着椭圆脸上的元宝口。

“我也正为此事，找你想办法呢。”石头无奈的说。

“我明天找李主任，请他帮忙。你不要上火，有事不要自己扛着，有我呢！”她安慰他。

“凤（这是他对她的爱称），你已经帮了不少忙，钱还不知多暂能还你呢？”他说着，眼里流露出歉意。

“哎呀，我的头，咱俩还用说这个嘛？还是赶紧想法过这一关吧。”

“凤，张强的病到底能否治好？”

“我们医院够呛，抓紧转院吧，时间拖长了，恐怕更糟。”

“好，就请你给自华打个电话，联系一下，明天就去省医大。”

因她与自华是姨姐妹，所以石头就把这事委给她。

俩人定完医事之后，又聊起了家事。饭越吃越少，话越说越多。不知不觉，已是晚上八点多，石头忙起身告辞，喊服务员买单，谁知凤柳早已买过了。俩人刚并肩走出饭馆，恰遇来找凤柳的丈夫韩之，石头正有些不好意思，韩之却笑着向他伸出了手，并邀他去家中住，石头道了谢，还是骑着自行车赶六十公里的路，回了石村。

省城，熙熙攘攘。十色的人群携裹着各种物品，像开闸的水流入大街小巷。

石头、凤柳、艾妮等一行五人护送张强来到医大。看病住院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幸亏伊自华帮着走后门托人，忙活了好一阵子，这才

住上院，大家松了一口气。

行前，石头又从凤柳处借了三千元，几天下来所剩无几。钱花多少不说，可这病却更重了。张强瞪俩眼不会说话，不会动弹，据医生说，脑神经受损，很难恢复，再有一个月不恢复，就有可能成植物人，家属要做思想准备。权威医院权威医生的结论，如同一颗重磅炸弹，炸伤同行所有的人，尤其是石头伤得最重，几天来晕头转向。医院催缴医药费，急得石头团团转，要向伊自华借，又不好意思张口，因赔二楞丧葬费时已借了六千元。

正在为难之际，凤柳又拿出两千元，把药费交了上去。

石头两眼闪着感激的泪花：“凤，这叫我咋说呢？”

“啥也不用说，就怕你上火。”她边说边用柔情的眼神看着他。凤柳串休的假期已到，需回医院上班，临行前一再安慰他：“不要着急上火，有事给我打电话。”

石头听着她深情的话语，心里热乎乎的，眼望着她远远离去，觉得像丢失了什么。

伊自华安排完张强住院，就赶回卫生局上班。她和石头是高中时的同学，同庚同班，文革期间又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真可谓“三哥们”。自华的父亲被定走资派下乡时，就在石村。石头当队长没少照顾，老爷子很感激，要把自华嫁给他。石头的爹是贫协主任，说不能和走资派作儿女亲家，就把石头姨夫的侄女陈玉娘给石头娶了。石头是个孝顺孩子，尽管心里十分不愿，为了老人还是委屈了自己。光阴荏苒，一晃，石头的儿子都十来岁了。

这次事故，也牵动了自华一家。自华父亲伊斌知情后，马上让自华给石头送钱去。这回知道石头来医大，又叫女儿请石头到家里住。石头不好意思麻烦老人家，一直坚持住在医院走廊。眼见一个月过去了，张强的病情毫无起色。这可难坏了石头，都是老亲故邻，艾妮和张强又是他初中时的同学，他俩的结合还是他的撮合。眼见着张强要报废，这可咋办呢？他思来想去，决定到自华家去走一趟，一是答谢，二是随便讨个主意。于是，石头买了几样礼物去自华家。自华虽早已结婚，但始终住在父亲家里，伊斌是高干，就老俩口住一独楼，嫌孤单，就把自华留在身边。石头来到省府大院，到门卫登了记，电话打了过去，只见自华家的保姆已迎了过来，因是常客早就熟，寒暄几句后，就进了楼。

华灯初放。在远离喧嚣繁杂烟尘弥漫的市井之外，松柏围绕花畔拥抱的别墅内，一张红木拓圆餐桌上正推杯换盏。自华一家五口设宴招待石头，伊斌老俩口居首，石头居左，自华居右，自华的丈夫刘放

紧挨石头，其九岁的女儿杏儿，坐在座尾。菜肴整的挺丰盛，什么哈蟆，王八，白龙汤等等，石头根本无心恋盏，只是礼节性的应酬。

还是伊斌老练，张口就触到了正点上：“石头，我看你这场事故还是要通过法律程序解决，才不致于留后遗症。”

“伊叔，您老见多识广，您说就我们乡下那些治保主任什么的，能管用吗？”

“这样吧，我给西市中院李院长写封信，你带着，需要时你去找他，他一定能帮你，在部队时他是我的老部下。”

宴后，品龙井时，又唠了些关于张强和二愣的事。刘放是法律本科，在某司法处任职，他认为：目前人家没有告石头，没有原告，法院根本无法受理。伊老认为：“要防患于未然，用不了多久肯定会告的。”

杏儿和石头很投缘，自始至终围着石头转。一口一个石舅，一会儿拿个水果给，一会儿又和石舅说个悄悄话，石头亦特别喜爱杏儿，这也可能是自己没有女孩的原故。又聊了一些家常，石头一看九点了，急忙起身告辞。伊老一再挽留，石头再三辞谢，杏儿含着泪儿跑过来抱着他的腿，不让走。石头只好把她抱起来，亲了两口，还是走了。

俗话说：“桃花开杏花落，懒汉种地没失错”。正是开犁季节，石头和艾妮等人陪护着张强，从省医大回到石村。

“张强成植物人了！”像一阵风吹遍全村。

也顾不上种地，艾妮和她家的几个亲戚轮班昼夜侍候张强，石头和玉娘更是夜不成寝，跑前跑后，急累不堪。急累之下，石头想出了一法：把张强接到自己家，这样既方便照顾，省了跑路，又可让艾妮腾出手来种地，只是玉娘和爹得多出力，他决定：“外出找门路挣钱，不但要把外债还上，还要把给乡亲们造成的损失加倍补偿回来！”这个决定，在家里一公开，玉娘就不太同意，石头的爹石营（人送外号石老硬），也提醒他：“别烧香引出鬼来。”恐招惹麻烦。可石头说：“咱这是做善事，大队和公社领导定的赔款，咱都付清了。现在是帮张强家一把，好把地种上。就这么办吧，我这就去和艾妮说。”

艾妮自然是一百个高兴，当时就找人帮着石头把张强抬了过来。

安排好张强的第二天，石头就到西市找朋友帮忙做生意。转了一圈，和几个熟人、朋友合计了半天，不是本钱太大，就是风险太大，思考琢磨，不知不觉走到了龙凤河边。时近“五、一”，河沿公园的游人多了许多。好些人排队照相，这使石头灵机一动：“在龙凤镇开个照相馆不行么？龙凤镇地处县、市交接处，此镇的人去县城和去市都较远，为了照一张相需往返一百多公里，太划不来了。在此镇开照相馆，肯定行。”主意已定，就开始筹备。

龙凤镇，距石村八公里。是镇政府所在地，石村归其领导。为了争取时间，石头家都没回，就住在玉娘四姨的家里，开始筹建照相馆。万事开头难，虽说他对摄影并不陌生，读高中在学生会时，学校有架德式老相机，就归他用。但开照相馆需要的是灯光人像摄影，与风景人物摄影是两码事。何况还要涉及布景，道具，服装，化妆等等。这就必须学习理论、技术，掌握一些光、影运用技巧，学会使用各种类型的照相机，印放器材和暗房技艺，还要会选择胶卷、印放纸和药品等等。

石头打小就喜欢动脑，在学校越尖越难的题，他越愿做。很多人说，照相馆是个技术活，不是谁都能做。石头说：“我就不信有做不了的活。”他白天坐车去市里几家有名的照相馆观摹学艺，晚上回来看书学理论，什么美国摄影大师古里埃默的（光与影）、（活动的人像）、中国吴印咸的（室内灯光人像摄影）、（暗室技巧）等等，足有二尺厚，摆了半炕，弄得四姨母娘潘富芹，哈哈大笑：“我说，石头！真是现学现卖呀！”

“尊敬的潘大人，请不要笑，我一定能能在十天内把照相馆搞定。”石头坚定的告诉她。

这“潘大人”，系龙凤镇管工业的副镇长，与石头同龄，都三十有六，只是辈份大。因能言善辩、会交际，人又漂亮，虽“徐娘半老”，但风韵犹存。石头亦常与之戏侃，不在公众场合，从不叫四姨。

“妈，您就省点吧。俺姐夫还要看书呢！”桃儿笑着瞅了一眼石头，把“潘大人”推走了。

要说叫“桃儿”，真是名副其实，一张酷似桃子的脸，长长的睫毛配着一双水汪汪的眼，即乖巧，又善解人意。就是书念不好，初二还没读完就不念了，在家东游西逛，家里生活又好，养的白嫩水灵，虽说只十五六岁，却有着十八九大姑娘似的成熟与妩媚，有心计长眼色。这次见表姐夫建像馆，就主动帮忙，收拾店面，装饰布局，招待顾工，石头每天跑市里，店里就她一人，跑前忙后，上下打点，俨然一个女主人。

龙凤镇是有名的桃李村，庭前屋后，山边溪畔，粉红夹杂乳白、间掇着翠绿豁然撒遍。正值农历四月，满街乡飘溢着山溪水稷的泥芳混溢着花香，令人醉奋。

经过十几天的男女“混合双打”，“天彩”照相馆正式挂牌开张了。石头和桃儿的笑脸弥漫在鞭炮的硝烟里。石头拍照，桃儿招呼顾客兼收款。开业头一天营业额二百六十多元，刨去费用和材料成本，净利一百五十元。

潘镇长家一明两暗，十分宽敞。桃儿为石头在西厢收拾出两间，一间卧室，一间学习兼会各客。这使石头对这个小妹妹即心存感激又

多了几分好感，再加之办像馆时，她立下的汗马之劳，更使他对这个小丫头有了一些喜爱。

自从石头入住潘府，桃儿就多了一份心思：仔细察看他的举止言行。她发现石头竟是一个十分俊洒文雅的帅哥，一米七八的个头，匀称的体材，白皙的长方脸上镶嵌着一双深沉、睿智的大眼，两条卧龙眉，鼻直口方，乐善好施，说话和气，越看越觉亲切，一点也觉不出比自己大二十岁，就像差三两岁的哥哥。

照相馆开业半个月后的一天晌午，石老硬气哼哼的来找石头：“离家就这么远，就不能回家看看？”

“家里咋样？有啥事吗？”石头心里很欠意，小心的对父亲说。

“你赶快回去就知道了！”石老硬扔下话，就走了。

石头马上对桃儿作了简单的交代，转身要走，桃儿笑着对他说：“不管啥事，给俺来个信儿，俺不放心。”石头点点头，急忙走了。

桃儿站在门口，眼望着他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了，才慢慢回屋。

石村石宅，四间老式青瓦房。南向，东套间，西单间。

石头就把张强接在西单间里，一个多月来，玉娘就像侍候亲兄弟一样，擦洗、汤饭，日夜兼劳，虽然有时公爹也搭把手，但从春耕开始公爹都忙地里的活，就靠她一人张罗，难免有不周不到的地方。

有一次，石头的儿子虎子病了，玉娘急着去给孩子看病，寻思等回来再给张强喂水。谁知卫生所人太多，回来晚了点，张强掉到了地上，又正赶上艾妮来看到了。可想而知，一场争吵不可避免。

事后，艾妮到处诉苦：“俺家真倒霉，人被炸残废了，赔了不俩个钱，还虐待俺强子。”

真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此事被姜驴儿知道了，此乃村痞，生怕天下不乱，于是乎，他就借帮艾妮干活为由，给艾妮下了点“药”：“你真熊，咋不上法院去告？”

“石头赔钱了，咋告？”艾妮还是心有余情的说。

“真是娘们见识，一个大活人给炸成残废，就赔那俩钱就算完了？你不想想，你孩子还小，以后上学娶亲那得多少钱？还有，你年轻的，守活寡……”说到这儿，姜驴儿用馋猫似的豆眼，朝艾妮那带有几分秀气的小圆脸和隆起的前胸扫去。

“真是的，说正经的，你又放臊！”艾妮斥责他。

姜驴儿下完了“药”，揣着愉悦的笑，溜小跑去进行下一站。

说起此公，如驴声灌耳，贯用三两手腕，挑间离伙，又两面作好。这不，又跑到石头家对玉娘说了一通。驴儿早就惦记玉娘，曾在河边偷看玉娘洗澡，石头得知后打了他一顿，并警告说：“你要是再这样，

吓坏了人，可就不是打几下能完事的了！”

“回来了！快歇歇，吃饭吧！”玉娘见石头回来，满脸堆满笑容，又接着对他说：“刚才姜驴儿来过了，说艾妮要去告你，咋办？”

“他的话你也信？！”石头说着，就边吃饭边问玉娘，爹去找回的原因。玉娘就把张强掉地和艾妮吵架的事和他学了一遍。

他没吱声，转身走了。

“石头，你说当初把俺家强子接去为啥？”艾妮手掐着腰质问。

“为啥？还不是为好，为了你家把地种上。我赔完钱，完全可以不再管。你咋这样翻脸无情？”石头气得指手划脚，有些失态：“真是好心没好报！没良心！”

“谁没良心？虐待病人，还没去告你呢！”艾妮又和石头吵起来。

“要告，你就把强子接回家。真是好事难做！”他扔下话，走了。

3、海浴

石头憋了一肚子气，又窝着火，连夜返回了照像馆。

桃儿心里正惦记石头：“不知他回家后咋样？也没来个信。”

刚收拾完要下班，突见石头回来，真是喜出望外。但又发现他气沉脸阴，就知这次回去没好事。忙给他宽心：“姐夫，啥事气这样？快说出来给俺听听，别气坏了身子。”

石头望着桃儿那双水灵灵天真的靓睛，不由得气就消了一半。于是，就对她学说了事情的原委。桃儿虽是少女，却有成人的心智。她知道了事情的全程后，说：“姐夫，你不要再生气了，这事等我妈开会回来，我对她说。咱现在得合计合计照彩色像的事。”

近来照相的人明显减少，究其因，才知道是到市里照彩色相去了。“要想跟形势，就得上彩色设备。这需要几十万元的资金，上哪儿整呢？”石头犯了愁。他朝思暮想：“能不能不用彩色设备洗出彩照？”几天来，他很少说话，桃儿怕他憋出病来，就建议和他到外面去走走。

一代烟功夫，俩人就来到了河边的杏、桃园。

“桃儿，我想去趟大港，我有个朋友在电影胶片研究所，据说他们研究出一种彩色像纸，拍照后能直接洗出彩色照片。我想去看看，能否有点意外收获？”石头边摘着杏花枝边说。

“把我带上，我也要去！”桃儿顿时裸出少女的率真，一把抱住

石头，娇声地说。

“都走，照相馆咋办？”石头用手摸着桃儿的头，脸上浮出兄长般慈爱的笑容。

“关门呗！就当休假了。好不好？姐夫！”桃儿撒着娇摇着他的手臂，弄得他没有办法：“那就去吧。”

“去金海滩了！”桃儿乐得蹦了起来。

阳历七月，天如蓝织。

午时的炙阳烘热了卵石与岸沙，略带鱼腥与咸味的海风抚摸着人面，倦携着几天的劳累与收获，石头及桃儿和金海滩上的游客融汇在一起。蕴蓝的海水簇拥着洁白的浪花，马不停蹄，一波接着一波，辛勤的把金海滩的沙石洗刷。赤橙黄绿青蓝紫，各种色彩的泳衣和遮阳伞毫无规则、肆无忌惮的侵占着整个沙滩，海浴后的人们就像秋天的树叶，随意飘落。

“快来救我呀！石头！”离海滩不远处的海面上传来了桃儿的呼救声。

石头正在仰泳，听到后就立马游了过去。

在展露着各种头脸的海面上，桃儿见石头游过来，就紧紧抱住他。他以为桃儿不会水，呛着了，吓得在海滩上抱起她控水。

“哈！哈！哈！快把我头抬起来！控着我啦！”水蜜桃似的桃儿，笑着叫着，使石头又吓了一跳，他赶快把她的头倒过来。

“哎呀，石头！你抱着我的感觉真好！”

天呀，他这才发现，桃儿几乎全裸，拥在自己的怀里，白嫩而又富有弹性的胴体熨贴着他的胸膛。她那少女柔润的肌肤像海水的波澜在他眼前荡漾，胸乳突兀的弧线有如性感的弹簧，向他弹射着激情的光环，他的心在怦、怦狂跳，下身充满了男人的扩张，他立即抑制自己：“这是小姨子，咋能那样呢？真是没出息！”他迅速恢复了常态，放下桃儿，有点不好意思：“对不起，我以为你呛水了呢！”他说完，转身走去。

“哈！哈！哈！你脸红什么？来呀，石头，再抱抱我！”桃儿张开双臂扑向他。

他边躲闪边说：“这丫头，疯了！叫人看见像啥？”

桃儿根本不听，他前面跑，她后面追，两人就在海滩上捉弄起来。

“桃儿，你看游客都瞅咱俩笑呐！”趁她回头的档儿，他一把摀住她的头：“快去把衣服穿上！”

“穿啥衣服啊？还没冲淡水呢！真老外。”她不屑一顾。

淡水室内，桃儿开了个单间，叫石头给她冲后背。

“看你，冲哪去了？”桃儿回头一看，石头手举着喷头，正愣神儿。她转过身轻轻拍着他的胸：“哎！哎！想啥呢？”

石头这才醒过神来，原来他看到温水、海水，正联想到在研究所看到的彩像冲洗问题。

轰鸣的列车响着长笛，抛闪着窗外的景色，自南向北飞逝。

桃儿偎依在石头身旁，正倾心听他讲故事，根本无心车窗外。从《福尔摩斯探案》、《契诃夫小说》、《西汉演义》、《官场现形记》到《爱情三部曲》，累得石头唇干舌燥，可桃儿还是不依不饶，专要听一些有趣味性有吸引力的故事。车厢内一张张生面孔，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他俩。

桃儿翻看着在大港市内及金海滩上的照片，心里涌起一缕缕甜蜜，各种美景衬丽照，婀娜换姿照，百媚隐笑照，在石头的镜头下，她纯朴的丽质得到了升华，率真的个性，变成了闪光的亮点，这也展示了石头的摄媚技艺。真是回瞅丽照百美生，把个桃儿乐得闭不上嘴儿。一路上，把她和石头的合影，翻来复去的看，爱不释手，不时的把照片贴在心口。

“说不照不照，非要照，回去让人看到多不好！”石头嗔责她。

“有啥不好？俺愿意和你照，谁管着？”桃儿一边说，一边用手绢儿把照片仔细裹好，小心的放进贴身衣袋里。

自大港回来的第三天，天彩照相馆挂出桃儿的多姿彩照十二幅，并附广告一联：“天彩丽照一生美好永识，银漂彩像十五分钟可取”。红地黄字，字体硕大，欧体行草，不少人认出是石头的笔迹。

石头用了三夜两天的时间，实验成功以暗袋内衬电热毯加温水，替代银漂设备，用八至九分钟漂出彩照，三分钟定影，两分钟烘干，一分钟切装，共十五分钟完成彩照的创新技术。恰逢集市，消息传开，相馆内外挤满了照相和围观的人。石头和桃儿忙得不亦乐乎，亏得试拍时桃儿的几个哥们都是影迷，前来助阵。这一天收入一千三百八十多元。

一周后，潘副镇长兴匆匆走进相馆：“恭喜你，石头！成名人了！”

她边说边把一打报纸递给了石头。他打开一看，原来是：市场报、工商信息报、科技导报等报纸都以“国内首创，彩色银漂像十五分钟出相”为主题，副题是：“西市龙凤镇天彩照相馆石本仁用三十元钱的土设备，替代六十万元的进口设备。且出相时间比进口设备缩短一小时四十五分钟，照片的色彩丰富，绚丽夺目。”

题目下面还有一大片。石头没有再往下看，心想：“这记者比‘克科勃’还利害，他们咋知道的呢？”

大概又过了一周左右，石头收到了约三百多封来自全国各地的来信，内容都是要求拜师学彩漂像。他即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这项技术在全国推广，能为很多人节约巨额资金，为社会创造价值。担心的是，这些人如果都来照相馆，不但接待成问题，更主要的是要浪费大量资金。就是不收学费，这么多人，且不说多数是川、云、广、浙，就是黔、甘、宁、陕，往返花销，钱也不少。石头是穷家孩儿，很会替别人着想。

当桃儿知道石头这些想法后，很觉可笑。她说：“这正是你发财的好机会，咋能把财神往外推呢？搞什么全国免费函授，倒往外赔钱呢？姐夫，你是不是脑袋进水了？”

“桃儿，进不进水先不说。我问你，为啥你回来叫我姐夫，出门却叫石头？”

她忍不住笑：“哈！哈！那叫内外有别，懂吗？石本仁！你现在不会懂，以后会知道的。”桃儿说完，脸扑的一下红了，拧头跑了。

火红的八月，石头一个来月，照相馆挣了一万多元。差不多够还事故的借款，还差开照相馆借桃儿家的钱。石头很感激桃儿，这些日子下来，她人瘦了一圈，是照相馆的开馆元勋。他要奖赏她，给她开高薪，发奖金。

而桃儿得知后却说：“你先拿去还外债，俺家有钱，俺也用不上”。突有一天，石头接到西市中级法院的传票，说九月十二号开庭。艾妮到底把他告了！

4、官司

孟秋天气，凉风渐起，火红的太阳缩减了威力。

离开庭的日子还有一天，石头把相馆的事安排给桃儿和她的徒弟毛美后，就匆匆要走。桃儿用她那双纤润的手，仔细的整理着石头的咖啡色西装，从上衣领带到裤子鞋袜。

“不要上火，不要生气。朋友告朋友，也是常事，亲戚还告亲戚呢！家里有俺呢！不用挂心。你就放心打官司吧！有了消息给俺个电话。”桃儿一边送石头，一边絮叨，就像初婚的妻子送丈夫远行，直到石头上了汽车，她还向着拖尘的汽车招手。